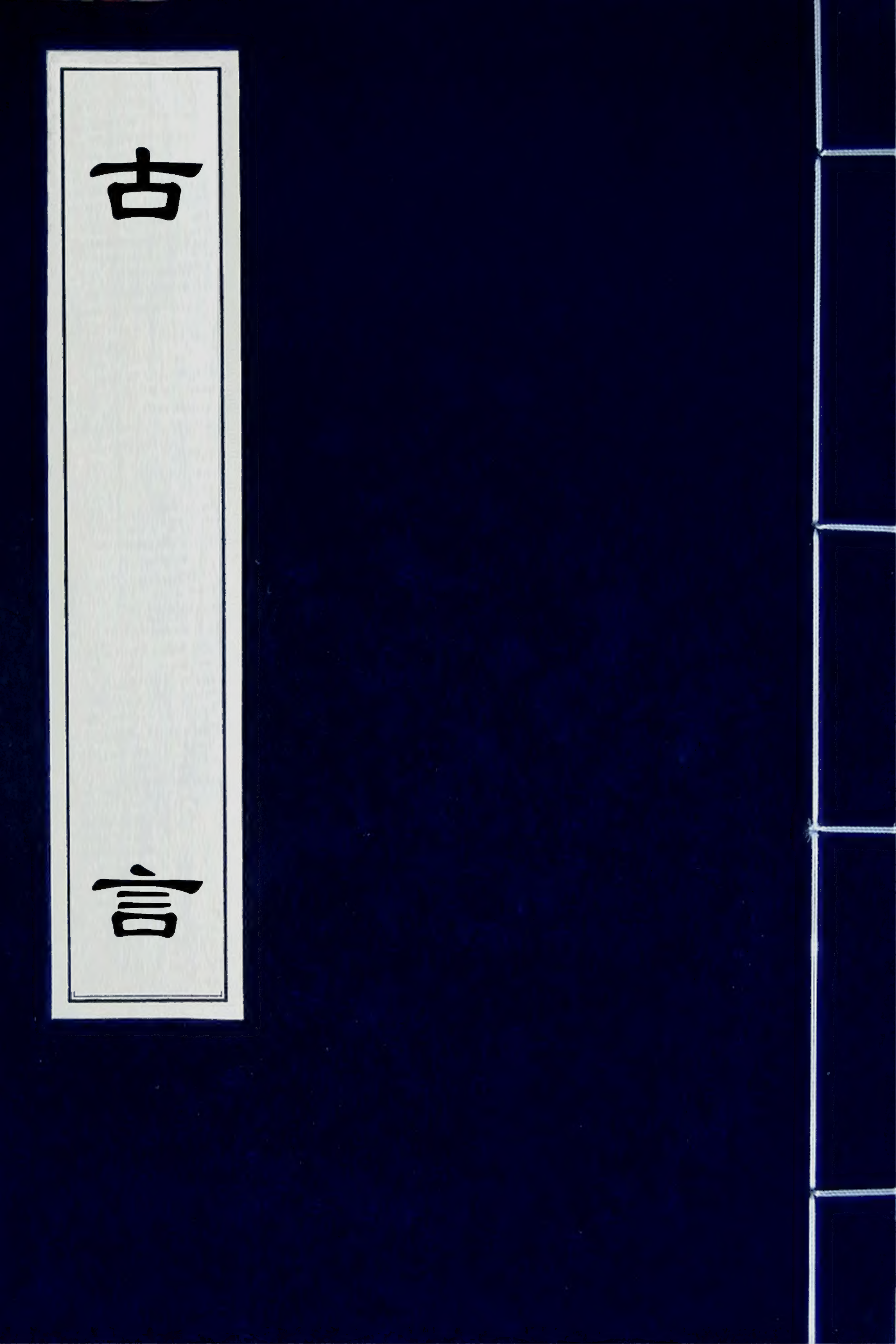

古言

古言卷下

海鹽鄭曉

先儒皆信今大誓非僞書以爲孟子引大誓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等語春秋傳引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孫卿引獨夫受禮記引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

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此皆僞太誓所無遂信以爲此眞太誓焉知好事者不以僞太誓無此文人不之信故用孟子諸書所引太誓文竄入所造太誓中以圖取信於人乎

周禮太卜小事筮大事卜應筮而又用卜應卜而又用筮及國之大事先筮後卜僖公二十五年晉侯卜納王得版泉之

兆曰吾不堪也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
哀公九年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又
筮之遇泰之需皆先卜後筮
劓截鼻五刑之一刵截耳五刑所無呂刑
以劓刵爲三苗五虐之刑易噬嗑上九
何校滅耳康成以爲臣從君坐之刑未
審是劓否
呂氏春秋引仲虺言刑三百罪莫重於不

孝孝經曰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殷周之刑豈煩簡相縣至此

召誥二月既望漢傳以爲周公攝政七年之二月唐正義遂以洛誥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爲據非是洛誥七年乃洛邑既成成王留周公治洛七年而卒也作不知是何年皇極經世以爲在成王即位之六年年庚寅

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可見同日祭天地此非常祭初立郊故祭漢說牛二天一后稷一非是豈作洛大事止祭天而遺地乎下社是社稷之社非地也漢說社稷共太牢郊特牲曰社稷太牢今社稷異牢

武成告於皇天后土孔氏以后土爲地泰誓類於上帝宜於冢土又以后土爲社

小劉云后土與皇天相對以后土爲地
然左傳又云勾龍爲后土豈勾龍爲地
乎地名后土社名后土名同而義異洪
武中合祀天地地神位書后土皇地祇
嘉靖中分祀北郊改書皇地祇大劉焯
小劉炫也
武王定鼎郟鄏欲遷而未遑召公先卜黎
水上以夏殷皆在河北故也卜而不吉

乃卜河南澗瀍之間爲王城吉又卜瀍
水東爲下都以遷殷民亦吉二地皆在
河之南洛之北今河南府是也厥後平
王遷是王城敬王遷是下都春秋昭公
三十二年城成周乃下都也顧氏云先
卜河北黎水者以近紂都爲其民懷土
重遷故先卜近以悅民
伏生書傳曰禮致仕之臣教於州里大夫

爲父師士爲少師朝夕坐於門塾而教

出入之子弟

成王乙酉即位時年十三周公攝政明年

三叔祿父淮夷奄人叛戊子始平之庚

寅營洛周公反政於成王而留治洛邑

丙申周公卒蓋攝政者六年留洛者七

年

漢儒以命公後惟告周公其後王命周公

後為封禽父於魯爲周公後非是詳玩經文君臣之詞是周公留後於洛成王即辟於鎬漢儒又以王在新邑爲成王居洛亦非王在猶行在蓋是年周公繼召公至洛必以王命祭告郊社如今遣官攝祭之禮惟宗廟未祭待成王躬親之亦以留公告不可遣公祭也故於篇終又敘戊辰烝祭祭雖冬禮之常告文

專爲留公治洛逸祝冊是祭廟祝文作冊逸誥是命公留洛誥命皆史逸作周公敘商六臣言高宗時有甘盤而不言說何言正義云高宗未立之前已有甘盤免喪不言乃求傅說漢儒以爲即位初有甘盤佐之甘盤卒後有傅說說有大功周公數六臣不言說未知其故蓋此六臣皆商前王舊臣輔後王者說乃

高宗所求非其父小乙所遺之臣也周
公留召公專述舊臣故數盤而不及說
康成以三亳阪尹共爲一事云湯舊都之
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言
阪尹蓋東成皐南轘轅西降谷也皇甫
士安以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
西亳蔡註立政用士安說註盤庚又用
康成說二書亳同康成說是

殷三仁皆紂同姓又大臣恩義與國存亡
微子是帝乙元子故三仁自靖自獻之
時箕子欲微子去殷勿死以存宗祀箕
子比干自分必死微子當問時箕子答
言我不顧行遯比干無一言相答已而
比干諫死箕子諫值紂不甚怒因之未
死其迹不同其心一也帝乙三子微子
啓微仲衍紂本同母兄弟但其母生二

微時尚爲妾進位正后乃生紂故謂二
微爲紂同母庶兄箕子勸帝乙立元子
將從之太史據法以爭曰有妻之子妾
之子不得立故立紂箕子比干皆紂諸
父比干封爵不可考司馬彪註莊子云
箕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紂既爲君箕
子爲太師比干爲少師微子亦爲執政
之卿又有商容膠鬲仲衍祖伊非無親

賢其如不用何

異姓之邦庶姓亦在其中凡伯叔之國曰同姓甥舅之國曰異姓於王室無親曰庶姓

自奄至於宗周歸於宗周以在周工往新邑即辟於周皆是鎬京成周是洛邑東郊是下都下都亦云洛邑𢾭殷頑民遷於洛邑是也周官正義以豐鎬洛皆爲

宗周非是觀召誥王朝步自周至於豐
畢命步自宗周至於豐可見專稱鎬京
爲宗周
十一人執七種兵立七處畢門之内夾兩
階戺凡六人立堂下以去殯遠故皆士
五人立堂垂側階去殯近故皆大夫先
門次階次堂從外向内也次東西垂次
側階從近向遠也在門者守門兩廂各

一人故二人在階者兩廂各二人故四人畢門即路寢門兩階者路寢三階中階無人升降故不設兵衛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王出在應門之內乃畢門之外也

周禮職金　受士之金罰貨罰入於司兵是周之贖亦止用之官府學校鞭朴之刑五刑有流而無贖言士則民亦無贖

穆王時五刑皆贖又不分士民

漢孔氏註九黎之君號蚩尤史記蚩尤在

炎帝之末楚語九黎在少昊之末孔註

又言蚩尤爲黃帝所滅與史記同孔昇

楚語而爲此說蓋以蚩尤是九黎之君

黃帝雖滅之種類尚在故至少昊末復

作亂康成曰九黎學蚩尤蚩尤霸天下

者孔氏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貪者應

劭云蚩尤古天子諸說不同今考黃帝滅蚩尤於涿鹿之野在北鄙南蠻多黎種九黎三苗皆南蠻蚩尤九黎非一種也楚語云三苗復九黎之惡苗與黎同種康成亦云三苗即九黎之後顓頊誅九黎其子孫爲三國高辛衰復爲亂堯又誅之舜攝位又竄之禹攝位又征之孔註言淮浦之夷徐州之戎帝王所羈縻

故錯居九州之內秦始皇逐出之始皇
崩至孔可數十年古老及見其事故孔
云考之漢世內地無戎夷
秦誓之終周書也聖人有意焉非直與穆
公之寡過也秦伯益之後世本諸書甚
明益與舜禹稷契臯陶事堯皆有大功
德故禹薦益於天孰大圭而命之曰爾
後人其昌舜禹身有天下稷契子孫有

天下後乎周而有天下者非益之後其誰故曰繼周者百世可知也秦有國久而有天下若是促者非益之劣於稷契也始皇之暴忍悍毒促之也或曰皐陶之後何以不有天下史不言益皐陶子乎唐三百年皐陶之後也

五瑞引三圭二璧爲註是周禮不知唐虞時如此否桓圭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

象所以安其上也長九寸信圭躬圭蓋

皆所以形爲琢飾文有麄縟欲其愼行

以保身皆長七寸或曰直者爲信其文

縟細曲者爲躬其文麄略穀璧蒲璧穀

所以養人蒲爲席所以安人蓋琢爲穀

稼蒲葦之文經五寸凡圭廣二寸厚半

寸璧則內有孔外有玉其孔謂之好肉

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

謂之環

商聖賢之君在有天下後周在有天下前

故商治道盛而國祚摵於周周國祚永

而治道劣於商夏禹功德兼隆而前無

太王王季文王後無太戊武丁祖甲故

其國祚治道皆不及商周漢唐宋歷年

亦永幸矣

書古文蒼頡舊體書有六體指事象形諧

聲會意轉注假借此造字之本蒼頡以後字文雖變字體皆同周宣王以前皆蒼頡體宣王時史籀始有大篆十五篇號曰篆籀惟篆與蒼頡二體而已衛恒曰蒼頡造書觀於鳥跡因而遂滋故謂之字字有六義至於三代不改及秦周篆書焚典籍而古文絕許慎說文言秦有八體一大篆二小篆三刻符四蟲書

五摹印六署書七殳書八隸書新莽改定古文使甄豐校定六書一古文孔子壁內書也二奇字即古字有異者三篆書即小篆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佐書秦隸書也五繆篆所以摹印也六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蓋秦罷古文而八體非古文矣

世本云蒼頡作書司馬遷班固韋誕宋忠

傅玄皆言蒼頡黃帝史官崔瑗曹植蔡邕索靖言古之王也徐整言在神農黃帝間譙周言在炎帝時衛氏言當在庖犧蒼帝之世慎到言在庖犧前張揖言其爲帝王生於禪通之紀

四岳即許由故曰許太岳之後唐虞之際四岳之功最大堯在位既久共工驩兜伯鯀朋黨蒙蔽洪水大害堯寔憂切故

遜位四岳岳不受與廷臣同辭薦舜舜
既爲百揆領衆職孜孜求才得群聖賢
若非四岳薦舜禍亂未可知也
上古教人之法不可考五倫之教自唐虞
始舜命契以五品不遜孟子所謂使契
教以人倫三代因之國學鄉學皆所以
明人倫也教之在寬勞來匡直輔翼使
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是也夔教冑子

以詩歌聲律禹欲教頑讒以侯明撻記
書識颺其納言皆從容漸漬之道
有虞取人以九德夏因之周以六德六行
六藝惟商取人之途最廣孟子獨稱湯
立賢無方然尤重世臣舊族之選以故
商之君德最盛治道最隆
孝友德行第一事故曰行仁之本孝友全
而百行備矣張仲以孝友入佐天子君

陳以孝友出尹東都大舜以孝友爲天
子
古先聖人稱神者三神農神堯神禹或曰
神堯非堯號唐人以是尊高祖耳書不
云乎受命於神宗
平王去豐都成周即今河南府周公所營
王城豐爲西周敬王又去王城而遷成
周此乃下都即所謂瀍水東也王城即

東都瀍水東澗水西也故自敬王之後
文謂王城爲西周下都爲東周
古史官見於經者書有史逸及太史司寇
蘇公蘇公即太史故稱公非呼太史而
使書蘇公之事蓋是時蘇公以太史領
司寇其他史見者有史過史墨史克之類
亦多漢儒言容成造厤大撓作甲子皆
黃帝史官

謚法言起於周公恐前此已有之但至周

公敘謚法增廣之耳堯曰神宗堯之先

又有文祖藝祖湯曰成湯又曰武湯曰

烈祖曰高后曰高祖曰神后曰武王守

成之主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由是

觀之謚與廟號周公前固有之

唐堯甲辰年即位凡一百三年帝舜丙戌

年即位凡四十八年大禹十年成湯十

三年武王七年

外家書言羚羊無一些氣味虎豹再尋他

不着九淵潛龍千仞翔鳳乎

天地華夷之界真有意大漠限北狄流沙

限西戎滄海限東夷谿嶺限南蠻然中

國自漢武以來南境漸闊西北境漸蹙

東如故

唐一行言山河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

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
底柱王屋太行北底常山之右乃東循
塞垣至穢貊朝鮮是謂北紀以限戎狄
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北絡之陽東及太
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栢自上洛南逾
江漢攜武當荆山至於衡陽乃東循嶺
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以限蠻夷故
星傳謂北戒爲胡門南戒爲越門河源

自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而與地絡會並行而東至太行之曲分而東流與涇渭濟瀆相爲表裏謂之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南徼達華陽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及荆山之陽分而東流與漢水淮瀆相爲表裏謂之南河

導岍及岐一條從河西北逶邐而東南西

傾一條從河西西南迤邐而東北此雍梁冀豫兗徐六州表裏之山導嶓冢一條從漢西西北迤邐而東南岷山一條從江西南迤邐而東北此梁荆揚三州表裏之山

韓苑洛先生言雍梁二州黑水是兩黑水不相通魏莊渠先生言本一黑水爲雍梁二州之界觀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

南海一黑水爲是

江源發梁州高峻處出峽稍平禹疏其上源爲三十六江所謂東別爲沱也河流注兗州卑處入海甚湧禹疏其下流爲九河所謂播爲九河也九江非禹所分原有九水注於洞庭今九江府非禹貢九江

漢史言匈奴漠南無王庭謂陰山之南黄

河之北也陰山在山西陝西之北　河流南折橫亘千里西出賀蘭東踰燕薊而抵醫無閭重山連阜峻嶺懸崖隔閡北狄過此山後南北數千里東西數千里皆是砂磧無水草名爲太磧虜駐此人畜皆乏食若不得據陰山之南必須踰此石磧而居其北北即漠北也漠南無王庭者石磧之南陰山前後也武帝

遣衛靑取朔方奪陰山險要皆爲我有虜欲渡磧而南無駐牧之地故語及陰山必哭虜騎馳突嘗在大磧之外三受降城正在陰山山上瞭虜虜出没蹤跡皆見我易防禦後世棄而不守虜得陰山又入河套於是虜日強而中國困矣中國之水南江爲大北河爲大四夷之水北混同江南富良江東鴨綠江西流沙

河爲大
河不能决於底柱之上者河由兩山中行
也出底柱則平原廣野又并受關東諸
山之水水流益多水勢益大地形益卑
水勢益急虞夏以前皆都在底柱之上
商初都亳亦在諸山中書所謂適於山
降凶德是也以後就水利及受其害以
故殷數遷都至周之衰井田漸廢侯國

爭水利者築隄以包沃饒之利避水患者亦築隄以隣國爲壑隄日多水日束日失其性而致怒決溢之害不小然決而南奪淮而行害郡邑爲少決而北則無復九河故道原野被害遠矣
北河何狹南江何廣河源遠而流曲江源近而流徑也郭璞黃河賦云蹦淮減江言河大於淮小於江然郭時河非禹時

河今時河又非郭時河矣河流入海處
淪海者五百里九河所占不知幾百里
今河决徙不常山東河南淮北徧地皆
河徃時河不過兗豫今至徐揚江　不
敗於禹時也河亦何減於江哉魏莊渠
先生曰水氣旺則水形涸水氣涸則水
形旺北方水位也水氣旺於北土𧶼水
而水少南方火位也火氣旺於南水𧶼

火而水旺此天地自然相制之妙河在北其形狹江在南其形濶亦是此理不但南方爲然以四時言水氣旺於冬涸於夏故夏間水漲冬間水消五行皆然火旺於夏其燄不揚火囚於冬其燄反烈洞燭此陰陽消息之理則五行之政無難修矣此亦一說也

雍州貢織皮之崑崙非河源也河源崑崙

去中國不知幾萬里佛經謂之沓靡山
四瀆以其獨入於海故名瀆漢水以入江
而入海不得名瀆故海受百川在中國
只四水　為大河入海在兗州淮在徐
州江在揚州濟在青州今惟江淮入海
之處與禹貢同河南徙而奪淮入海濟
因會通河借水通漕而其流竟莫可考
傳三江者以婁松東江當之恐非夫謂之

江必源泉所注積爲巨川衍爲長流者今吳地三江直畎澮之大者豈足爲江三江與九江九河意同蘇說謂岷山之江爲中江嶓冢之江爲北江豫章之江爲南江即導水所謂東爲北江東爲中江者既有中北二江則豫章之江爲南江矣蔡氏力辨其非豈知江流變遷安得據今之江流而疑古書也況江漢合

流同滙於彭蠡旣滙而東合而復分至
海口而復合入海猶同爲逆河入海也
若以蘇說爲非今之江流則今之江流
亦非書之北江中江矣安得遽以書之
中江北江爲誤而以今之江流爲足據
耶舊志西楚覇王廟在和州江中夫岸
五里今廟在陸地去江五里註疏言三
江入震澤又引韋昭說錢塘江亦在三

江中謬甚

碣石有二一在廣東南海口一在冀州北海口北碣石在海中如河中砥柱當河入海之衝鎖中國水口真天造也河旁地淪於海碣石遂去岸五百里其地今爲遼東西南小海其西即黄河入海故道山海關至薊州豐潤一帶是也未有小海時遼東亦不屬冀者蓋須入山海

關從永平薊州方至兗遠矣若屬青州片帆可達故唐虞時遼東今遼陽屬青遼西今廣寧屬冀自九河淪海而兗地其狹

沱潛灘沮乃江漢河濟支流兗多灘豫多沮梁多沱荆多潛

舉舜敷治禹敷土敷於四海禹敷下上方四敷字同是治意亦有分遣共治意解

爲分別九州末安商頌亦註敷爲治禹敷土三句非三事首句總言禹之平治水土隨山刋木是治水之節目所謂益烈山澤而焚之奠高山大川是治水之綱領即下文導山導水此二者乃治水之要

禹貢貢道皆曰浮于惟冀州無貢道止書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蓋島夷與碣

石字相聯書知爲海夷貢道若梁州厥
貢惟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西
傾因桓是來當作一節浮于潛四句是
一節梁州是今四川兼有陝西漢中全
沔鞏昌西和成縣秦州湖廣䢁州等地
若貢物俱從西傾而來是東南至西北
發舟矣西傾因桓是來止言織皮出處
與所由來也潛亦非一梁州三十六江

皆是隨處登舟都到沔亭行入渭又舟

行也雍州厥貢惟球琳琅玕織皮崑崙

析支渠搜西戎即叙當爲一條浮于積

石四句爲一條西傾在今臨洮府一云

洮即桓西戎即叙猶青州厥貢條中有

萊夷作牧也

壺口雷首至於太岳冀西河上山底柱析

城至於王屋冀南河上山太行恒山至

於碣山冀東河上山壺口雷首底柱析城太行恒山千里而近其至於大岳王屋碣石千里而遥又東河之山長於南河南河之山長於西河

江漢朝宗於海書於荆州者二水發源於梁而荆當其下流之衝入海於揚而荆據其上游之會故於此言朝宗見其上無所壅下有所洩

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句斷漸深
於被被遠於暨當時輿圖廣袤之勢然
也讀朔南暨聲教者非是朔即朔方南
止於荆揚彭蠡震澤之間當時江浙湖
南廣東雲貴未入版圖
古史官文法非後世所能及導山四節用
二導字北條南條相對猶虞書四官春
秋分命夏冬申命南陸北陸相對舉業

文字率以尊岍對西傾導嶓對岷義仲
對義叔和仲對和叔不成條理四宫中
殷言二分卯酉陰陽之中正言二至子
午陰陽正位
敷淺原在德安者甚卑小且於江流無甚
關繫法不得書地志所載在豫章者爲
是　即今長江鄱陽之
交廬阜山是也此山最高大又當南江

北滙水口猶導嶓於漢入江據書至北
大別也漢註亦言在豫章
江初受漢滙於洞庭此南受沅湘諸水過
此而東滙於鄱陽此南受嶺北豫章諸
水疑彭蠡爲巢湖者絕無謂洞庭鄱陽
三湖俱當南水北入江處猶今畝澮凡
兩巷相交處即成一大漾
弱黑河沇淮渭洛皆先言導後言水江漢

先言山後言導恐江漢二條當在導洛之下亦自西北而東南

州境蔡註曰擿曰距曰至皆用漢註正義曰擿謂跨之距至也今按海不可跨青言擿海蓋越海而有遼東也

介甫非春秋永叔毀繫辭傳君實詆孟子兩程子攻古大學晦翁不用子夏詩序何也

老子周子之太極圖說通書文中子此三書宜別稱三子不當比於莊列荀楊四子

前刼後刼無不毀之天地豈有不亡之國不敗之家不死之身乎

人皆知日必有夜夜必有日而不知利必有害禍未必非福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知非難不失

其正爲難

詩無燕風有召南無宋風有商頌魯亦然

周南周末有天下時詩也故不曰雅而

曰南

擊鼓閔衛亂也内有土木之役外有版築

之役南有戰陣之役國小役煩民不堪

命

木瓜詩序美齊桓公也衛有狄難出處於

漕桓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衛人思欲厚報之而作是詩朱傳疑以爲相贈答之詞又漢儒相傳以木瓜爲楙木食如小瓜可食恐未然木瓜李桃一也今人有以木爲果者酒榼中嘗用之蓋無用之物此詩言人以無用之物問我尚思厚報之況齊有大造於我乎木瓜猶言土飯也

姬黃帝姓姜炎帝姓族大多賢甚盛故云

雖有姜姬無棄憔悴

詩揚之水戍申也申平王母家周語曰申

呂雖衰徐許猶在此四國皆姜姓四岳

後也言甫許者以其同姓重章變文因

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申被

楚害故戍之朱傳曰并戍甫許

邶風栢舟詩序言仁而不遇衛頃公時仁

人不遇小人在側故云夫子曰於栢舟見匹夫執志之不易是也釋詩者以爲婦人不得於夫之詞至以群小爲衆妾恐未然蓋此詩語意似婦言亦猶後世忠臣端士不得於君而爲去婦嘆出婦詞妾薄命耳

轅申毛韓四家言詩爲漢儒宗今韓詩外傳大抵斷章取義語涉恢諧豈足名家

必更有詩傳此特其外傳韓申說無傳

式微中露泥中注踈以爲衛二邑恐上言

中露下言泥中猶云側身天地耳

伶氏世掌樂官而善於其職故後世多號

樂官爲伶官黃帝時伶倫吹律景王時

伶州鳩論鍾簡兮賢人不得志仕於伶

官萬舞能武舞也籥翟能文舞也如虎

可以禦亂如組可以師衆錫爵者燕飲

獻工之禮惠散者祭末而賜樂吏也所謂見惠不過一散散五升爵也

魯頌多僖公時詩雖能振復先緒然立三桓致專魯政一傳而有子赤之禍祿去公室矣

春秋外傳曰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以賞元侯呂叔王乃以周頌時邁執競思文當之非也頌以歌於宗廟豈可用之饗

元侯朱子以執競爲　王後詩又曰此
即周公制禮九夏之一二說相舛必記
者之誤樊遏渠蓋逸詩也韋昭以肆夏
即樊韶夏即遏納夏即渠叔玉又以樊
遏爲一詩未知孰是
王風丘中有麻序曰思賢也莊王不明賢
人放逐國人思之作是詩留大夫氏子
嗟字也由子嗟教民農業故去而人思

之施施難進而易退子嗟在朝則能助
教行政隱遁則能使墝埆生物公羊傳
有祭仲往省於留之文毛云子國子嗟
之父箋云言子國著其世賢也疏云毛
時書籍猶多或有所據未詳毛氏何以
知之朱傳直以爲婦人淫思之詩更詳
之或曰思賢何以曰彼不曰彼美人兮
乎

魏莊渠先生言魯始封乃伯禽非周公也不知此何所據蓋據魯頌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於魯故云此直述魯之有侯自伯禽始耳周公以親以功封魯侯留王朝不曾至魯故禽父嗣侯於魯豈有武王大封功臣兄弟之國十四人康侯少弟尚已封衛周公四弟又開國元勳乃不封直至成王乃封平王曰叔父

是成王稱周公也必武王時伯禽尚少

留待世子至世子即位後而遣之之國

伯禽決非始封之君魯得用天子禮樂

亦不經見不足信趙伯循說亦不知何

所據魯頌四篇皆史克所作駉序曰頌

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

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於坰野魯人遵

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

是頌魯之僭天子禮樂大抵自此時始
也
詩傳曰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毛不
獻不成禽不獻擇取三等自左膘而射
之達於右腢為上殺以為乾豆奉宗廟
達右耳本者次之以供賓客射左髀達
於右䯚為下殺以充君庖貫心疾死肉
最潔美為上遠心死稍遲次之中腸死

最遲又次之三不獻面傷踐毛皆逆射
嫌於殺降不成禽惡害幼少也小豝易
死而難中故曰發大兕易中而難死故
曰殪
一丈爲板言其長五板爲堵言其高五堵
爲雉雉長三丈
周宣王時多賢尹吉甫最優文武全材也
觀伐獫狁及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四詩

可見崧高送申伯曰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烝民送樊侯仲山甫又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若自稱者何也當時召伯不宜出營謝樊侯不宜出城齊吉甫詩意可見

溱洧之什多男女泛然相值相戲之詞惟衛風外內亂禽獸行宣公上烝夷姜下通宣姜如雄雉若匏所刺公子頑又烝

君毋宣姜鶉鵲不如矣所以竟滅於狄

觀此則知關雎爲王化之基不誣裯第

之間隱微之際世之治亂國之興亡家

之昌替身之壽夭存焉慎哉慎哉

猗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不能

以禮防閑其母失子道致人以爲齊侯

之子左氏亦云桓公曰同非我子齊侯

之子然文姜桓公三年歸魯至六年九

月生子同中間未嘗會襄公故春秋書

子同生詩亦言展我甥

史記曲沃桓叔之孫武公滅晉盡以其寶

器賂周釐王王以武公爲晉君列於諸

侯無衣之詩蓋述其請命之意左傳桑

莊公十六年僖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爲

晉侯此大事春秋不書不赴告也僖即

釐

昆夷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修德
不與戰久之畏服奔竄維其喙息而已
公羊傳云天子厥人皆親逆左傳謂王尊
不迎后魯哀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
乎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
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
此天子親迎之說也
士入朝見妬妬賢嫉能者寔子孫黎民之

禍故嘉魚美太平之君子樂與賢者共之朝臣頗多賢實爲美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茹藘茅蒐茜地血蒨一也可染絳藐茈草茈莀一也可染紫茗紫葳凌霄一也可染皂蓟文名鼠尾亦可染皂

瓠葉序言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

人不以微薄而廢禮焉牛羊豕爲牲繫
養者曰牢熟曰饔腥曰餼生曰牽
副車朝祭者曰貳車兵戎者曰倅車田狩
者曰佐車皆謂之後車
賓之初筵言非射非祭不飲也射飲先飲
祭飲後飲將祭擇士先射於澤宮後射
於射宮大射射於射宮將祭擇士之射
也賓射射於朝諸侯來朝之射也燕射

射於寢賔客相飲之射也大社皮侯賔
社五采之侯燕射獸侯又有鄉射州長
與民射於州序也并主皮之射爲五射
祭奏樂聞之魂也而求其降求諸陽也
灌地聞之魄也而求其出求諸陰也商
人尚聲先樂周人尚臭先灌又曰廟祭
取蕭合膟膋爇之使臭達墻屋亦以求
神於陽也

王有族食族燕之禮食禮無飲燕禮無食

大事有饗禮兼飲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恫註言先公宗廟先公也箋云宗公大臣也晉語云文王詢八虞度閎夭謀南宮諏蔡原訪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以寧百神而和萬民故詩云惠于宗公神罔時恫神者聰明正直依人而行人能行善則神明欣悅

皇矣序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
修德莫若文王湯以孤聖獨興禹則父
無令問故詩中歷言太王太伯季歷以
及文王云

天子三臺靈臺觀天文時臺觀四時施化
囿臺觀鳥魚諸侯無靈臺奏伯舍晉侯
於靈臺周故宅也衛侯爲靈臺僭矣又
云天子靈臺諸侯觀臺

帝嚳元妃姜嫄生子棄三妃　慶都簡
狄皆先有子帝卜四妃之子摯堯契稷
皆有天下摯堯身有天下故不傳契稷
久之子孫有天下故歷世永
公劉自邰遷邠諸侯從者十有八國公劉
未至之前邠爲戎太王既去之後邠爲
狄
稷至文王十五世歷虞及夏商千餘歲計

每世在位皆六十餘年乃可當其數后
稷至太王惟四人稱公公劉公非公叔
祖類及古公也
自古致亂皆由貪人譏人濟惡共事蔑不
敗亡蕩曰疾威上帝其命多辟釋之者
曰疾人重賦歛也威人峻刑法也強禦
掊克曾是在位釋之者曰暴虐聚歛之
臣也何人斯曰為鬼為蜮巷伯曰緝緝

翩翩捷捷幡幡巧言曰亂之又生君子
信讒又曰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皆惡
讒人亂國是也
周之衰也用事大臣皇父棸夷公嗜利君
氏私其親黨干撓朝政暴公好讒又有
婦人寺人熒惑於內國安得不亂戎狄
安得不交侵乎
高禖即先媒亦曰郊禖又曰人先

尸取同姓同姓之中用其適男周公祭天

太公爲尸祭俗召公爲尸

恒豆朝事也水産其醢陸産加豆饋食也

陸産其醢水産

索祭群神報之曰大蜡臘祭先祖五祀令

民得大飲曰息民息民大蜡二祭同円

大蜡之祭素服息民之祭黄衣古者祭

服尊於朝服

行也祖也釋軷也一祭而三名也祖而舍
軷飲酒於其側曰餞
天子至大夫婚皆有留車反馬之禮婦車
在百兩迎之中婦車在百兩將之中女
用昕婚用昏請期用昕親逆用昏日入
三商爲昏霜降婦功成嫁娶行氷泮農
業起昏禮巳季秋至孟春皆可昏
皇甫士安曰召康公文王之少子是於周

公爲兄弟何君奭中無一言及之武王命康侯稱弟

詩註疏云王室之衰始于懿王非也周家積德耕稼養人千年至武王爲天子年老未幾崩成王立時内則管蔡外則奄商淮徐相繼叛雖以周公討之尚有破斧缺斨之憂兵戢之後汲汲與修禮樂一傳至康王尚有召公畢公毛公康叔

禽父丁公燮父數親賢大臣相與內外佐佑康王崩而昭王立遂南征不復竟亦未聞有討罪之師昭王崩穆王立海內益多事徐子稱王乃在中原豈特荒服不至而已君子惟強於爲善使子孫可繼耳興衰豈能預料然周室雖衰爲天王者八百年自經史以來未有歷年如此其遠者天道固不誣也

周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有太姜太任太姒

邑姜爲之配自古未有四世二百年相

繼皆得聖賢爲后妃者周之子孫獨盛

於夏商世祚亦最永有由然矣

出此三物以詛爾斯三物君以豕臣以犬

民以雞臨時假用亦有不必牲者孟任

割臂盟莊公華元登床盟子反又曰盟

皆用牛

楚茨信南山甫田三詩皆言公卿力田修祀然祀禮儀節因之有可考者直祭祀於主索祭祝於祊正祭於堂繹祭於祊繹祭之祊在廟門外正祭之祊在廟門內饔爨煑肉廩爨炊米廩爨又名饎爨東西爲交邪行爲錯內羞房中之羞作肉羞者非是宰夫內羞司士庶羞內羞米在右陰也庶羞肉在左陽也諸宰徹

諸饌君婦徹籩豆燕於寢祭於廟燕祭

[illegible]不同樂而云皆入者歌詠雖異樂

器則同

六十四井為甸甸方八里四邑十六井為

丘戎馬一牛三四丘為甸長轂一乘四

馬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戈楯具備丘馬謂之匹馬甸馬謂之乘

馬

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曾者重也

易以文王爲中古禮以神農爲中古

古之學者且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用力少而蓄德多三十而立

左傳絜粢豐盛言爲谷則絜淸在器則豐滿

犍爲文學曰螟螣蟊賊四種蟲皆蝗也陽

祀騂牲陰祀黝牲此皆漢儒說
笙詩有辭有聲如其有聲無辭宜曰笙調
不曰笙詩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
宮今亡宋公享公孫昭子賦新宮將謂
管亦有聲無詞耶其謂斯干為新宮者
非也笙詩之亡猶管詩之亡也書曰琴
瑟以詠笙鏞以間詩曰我有嘉賓鼓瑟
吹笙皆有詩也歌詠之聲依之律和之

自后夔以來未之有改也是故升歌二終鹿鳴三詩也笙入三終南陔三詩也間歌三終魚麗由庚六詩也合樂終則三南六詩衆聲偕作矣於是工告樂正曰正歌備皆謂之歌而可謂之有聲無詞耶凡樂四節首節歌也比歌以瑟也二節笙也輔笙以磬也三節歌笙相禪也四節鄉樂也凡樂四節爲詩十八篇

皆有聲有詞鼓琴鼓瑟笙磬同音以雅以南此之謂也

爾雅詩訓詁也子夏傳詩者也子夏輩六十人纂先師微言爲論語論語中言詩者多矣子夏獨能問逸詩縣扉讀詩綱領述論語十條而終之子夏得無意乎傳記中言子夏嘗傳詩今所存者詩大小序小序又非盡出子夏故曰爾雅即

子夏之詩傳也跡言釋詁周公所作今其中一字二字者姑弗論謔浪笑傲變風詩焉得周公釋乎支干九州五方四極彿彿徨徨之類詩無其文者或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要之傳詩者十九且爾雅有釋詁釋訓毛公亦以其傳詩也故其解詩錯取爾雅之名題曰詁訓傳則爾雅之傳詩毛公固謂其然矣詩有

風雅頌而獨云爾雅者雅有小雅兼乎風大雅兼乎頌何以故詩之辭有體比之樂有音大雅之體與音頌類也小雅之體與音風類也故曰爾雅兼風頌矣爾之言近也易也言其近且易可以明雅也古之解經者訓其字不解其意使人深思而自得之漢儒尚然至於後世解者益明讀者益略麄心浮氣不務涵

思譬之遇人於途見其肥瘠短長而不知其心術行業也陸農師以說詩有名多識鳥獸草木蟲魚注爾雅又著埤雅

魯頌僖公之盛然魯衰亦自僖始三桓專兵執政皆在僖時元年公子友敗莒爲季孫氏四年公孫茲侵陳爲叔孫氏十五年公孫敖救徐爲孟孫氏

宋理宗庚申景定元年元世祖即位中統

元年也是年賈似道稱臣割地納幣乞和以捷聞還朝又庚申四月妥懽帖睦爾生是爲元順帝癸酉六月即位洪武元年八月元亡三年庚戌殂於應昌諸書稱順帝爲庚申君者以庚申生也

自生民以來困苦時多安樂時少堯舜禹三聖相承豈非極盛時然洪水之害歷鯀九年禹八年即十七年困苦中間又

有三苗之亂人生八九十歲不見困苦事豈易得哉

心無動靜動靜非心也性無善惡善惡非性也動靜者意也善惡者情也有知覺者意也情也無知覺者心也性也故曰無聲無臭至矣